

“老艺术家口述历史”丛书

上海音像资料馆 组编
丛书总主编 乐建强 沈小榆
丛书执行主编 李丹青

我的话剧生涯

李丹青 主编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“老艺术家口述历史”丛书



上海音像资料馆 组编

丛书总主编 乐建强 沈小榆

丛书执行主编 李丹青

我的话剧生涯

李丹青 主编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话剧生涯 / 李丹青主编. — 上海 : 上海大学出版社, 2020.8

(老艺术家口述历史 / 乐建强, 沈小榆总主编)

ISBN 978-7-5671-3904-6

I. ①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话剧演员-访问记-中国-现代 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0) 第 111833 号

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、上大社·锦珂优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

责任编辑 陈 强
封面设计 柯国富
技术编辑 金 鑫 钱宇坤

“老艺术家口述历史”丛书

我的话剧生涯

上海音像资料馆 组编
李丹青 主编

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)

(<http://www.shupress.cn> 发行热线021-66135112)

出版人 戴骏豪

*

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39.75 字数515千

2020年8月第1版 2020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71-3904-6/K·12 定价 9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联系电话: 0510-86626877

丛书编委会

总主编

乐建强 沈小榆

执行主编

李丹青

撰 稿

李丹青 陈家彦 陈姿彤 田 虹

陈 娅 柴亦文 马玉娟

丛书总序

致敬前辈 继往开来

岁月如梭，位居长江入海口的上海，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，经过无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勤奋耕耘，历经沧桑巨变，从昔日一个小小的渔村发展成为如今的国际化大都市。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，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区、不同流派的文化在此交融碰撞，从而形成了海纳百川、兼容并蓄、别具一格、创新精致的海派文化。

在上海城市文化艺术的发展历程中，除了本土的沪剧之外，京剧、昆曲、粤剧、甬剧、锡剧、扬剧、绍剧、越剧、淮剧、花鼓戏等地方戏剧，评弹、相声、大鼓、单弦、山东快书等曲艺形式，以及杂技、木偶、皮影戏等多种演出门类，相继进入上海，它们有的走街串巷，有的登堂入室，有的在民间迁移流转，有的在茶楼戏院进行表演，更有的直接进入了正规剧院，可谓百花齐放，各显风采。

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上海的文化艺术事业飞速发展，发生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深刻变革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，改革春风吹遍神州大地，上海的文化艺术事业也迈开了新的步伐。各大文艺院团不断探索、积极完善人才培养体系，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深入生活，创作、编排了一大批反映改革发展、富有时代精神的新作品，极大地丰富了人

民群众的文化艺术生活。在此期间，涌现出了话剧《陈毅市长》《商鞅》《秦王李世民》《中国梦》；昆剧《蔡文姬》《司马相如》《游园惊梦》；京剧《曹操与杨修》《贞观盛世》《廉吏于成龙》《盘丝洞》；越剧《三月春潮》《深宫怨》；沪剧《明月照母心》《清风歌》；淮剧《金龙与蜉蝣》《西楚霸王》；木偶剧《哪吒神遇钛星人》《皮影趣事》；杂技《大跳板》《牌技》等一大批优秀作品，门类涵盖各个剧种，内容涉及古今中外，既弘扬了主旋律、突出了正能量，又呈现出多样化的表演风格与艺术风采。

大多数普通观众往往只能看到艺术家们在舞台上的精彩演出，但对舞台之下他们的艺术生涯并不了解。在这些艺术家的成长过程中，他们付出的汗水与泪水，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辛酸与喜悦，他们的感悟与收获，对自己从事了一辈子的事业的热爱与迷恋，他们的信念与坚持，这些正是培养老艺术家们毕生艺术成就的土壤，给予他们艺术创作源源不断的营养。

一则则舞台背后的故事，既绘就了一位位老艺术家的人生轨迹，也将整合为包含各艺术门类创作者心路历程的全景式画卷。而我们口述历史工作的意义也正在于此——一方面，通过对亲历者和当事人口述历史的记录，将为正史增加鲜活的细节和不同角度的观照；另一方面，通过收集老艺术家回忆中的吉光片羽，勾连起他们的艺术人生，再将其传递给更多的读者。而读者们将会随着老艺术家们的讲述，回到那往昔岁月，感受他们曾经的喜怒哀乐，了解那些教科书里学不到的历史。

他们是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批优秀艺术家，见证了祖国飞速发展的沧桑巨变；他们来自不同院团的多种岗位，个个都是业内翘楚，都是我们的老师前辈，由他们谈创作、谈经验，通过发自切身的情感传递，更显生动具体；他们经历过剧种的兴衰沉浮，对整个艺坛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思考。通过此套丛书的字里行间，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每个人对艺术的执着与热爱、智慧和涵养，让我们受益良多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：“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。每到重大历史关头，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、立时代之潮头、发时代之先声，为亿万人民、为伟大祖国鼓与呼。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，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，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、共同的理想和精神。”在过去，上海老艺术家们创作了一大批“立时代之潮头、发时代之先声”的优秀舞台作品，教育和鼓舞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为建设祖国而奋勇前进。如今，接力棒交到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手中，希望青年文艺工作者们能够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精神，创作出更多“不辜负时代召唤、不辜负人民期待”的文艺精品，向优质文化的高峰不断迈进！

上海市文联副主席
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



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

目 录

我走过了

——娄际成口述 / 001

戏剧工作者不该忘记自己的使命

——张先衡口述 / 044

我做了我自己喜欢的事情

——王公序口述 / 069

再苦再累,也是我所选的职业

——童正维口述 / 086

我爱的是心中的角色

——陈奇口述 / 108

好的话剧不会没人看的

——景衡口述 / 140

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舞美

——杜时象口述 / 156

效果工作是一项艺术创作

——卢珂口述 / 169

要坚持我们的现实主义

——陈加林口述 / 188

我没想做大导演,我就喜欢玩……

——杜冶秋口述 / 204

小谢要谦虚,不要骄傲

——谢德辉口述 / 237

从“非常大总统”到文化把关人

——孙滨口述 / 263

我最痛苦的记忆就是我的画丢失了

——周本义口述 / 285

做喜欢做的事,为自己寻找一份快乐

——刘玉口述 / 307

传世之作是要经过历史沉淀的

——陈明正口述 / 333

要进步你就得变革

——金长烈口述 / 371

我活下来不容易

——李祥春口述 / 390

自然真实的表演、真情的流露是我的出发点

——马邻口述 / 410

从来舞台无儿戏,观众心底有刀尺

——张名煜口述 / 424

遇到了好导演,我是幸运的

——严翔口述 / 456

逐梦前行,岁月难忘

——任广智口述 / 483

熊院长把我整哭了,但是我确实长进了

——向能春口述 / 515

话剧的宝藏挖不完

——郑毓芝口述 / 548

干了大半辈子戏剧表演,酸甜苦辣

——许守钦口述 / 574

寻求真实之路——我的艺术之路

——俞洛生口述 / 593

后记:留下一扇记忆的窗户 / 621

我走过了

——娄际成口述

娄际成，1934年出生，北京人，国家一级演员。195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。话剧代表作有：《战斗的青春》《桃花扇》《闯江湖》《年青的一代》《孙中山与宋庆龄》《莫扎特之死》《西哈诺》《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》《悲悼》《商鞅》《老式喜剧》《榆树下的欲望》《无人生还》《十二个人》等。



1982年获得上海首届戏剧表演奖，1996年获中国话剧金狮奖，1997年获首届佐临话剧艺术奖男配角奖、宝钢高雅艺术奖表演奖并因演出《商鞅》中的公子虔获得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配角奖，2007年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配角奖，2010年获中国话剧金狮奖荣誉奖，2011年获上海艺术家荣誉奖，2013年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主角奖、佐临话剧艺术表演奖艺术成就奖，2014年获上海艺术家荣誉奖，2016年获白玉兰特殊贡献奖。

采访人：您能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及父母的职业吗？

娄际成：在我之前，我家里没有一个是从事文艺的，我家里是搞商

业的,说得具体一点,就是服务性行业。我的爷爷,最早从河北农村到城市来当小伙计,当学徒,然后做着做着几家人合伙搞了一个浴室,逐渐发展起来了,可以说弄得很不错了。我爷爷喜欢看京戏,我小的时候经常带着我去看京戏,我的回忆中就是看完了京戏,然后爷爷带我去洗澡,我就在澡堂子里头学花脸、学武生、学小丑。人们都会说让我来唱一段,我说我不唱,为什么不唱呢?不打板不好听,要有板,我的前辈们就经常拿这个当笑话说。我是爷爷带着我看京戏,慢慢培养出来的。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我有(堂房)爷爷,都是姓娄的,他是京剧演员,京剧界的老人都知道,叫娄振奎,唱花脸的。他不是科班出身,他是下海的,年轻的时候天生嗓子特别好,他经常带着我到剧场的后台,因此我对京剧从小有印象,看过许多名家的戏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学校的文艺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,我也是个积极分子,什么合唱队、舞蹈队、腰鼓队,这些活动我都喜欢参加。我从11岁开始练武,我姥爷给我请了一个武术教师,我下课后晚上就在那儿练武术,所以有武术的底子。还有一点,就是看人家演话剧。我上的中学是汇文中学,是一所教会学校,学校的文艺活动比较多,有的老大哥们去演话剧,慢慢地他们就带我一块儿去参加了一些活动。后来我们就自己组织了一个话剧队,我们有一个辅导员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,他是上海老剧专毕业的,他把我介绍到青年艺术剧院去参加考试。考我的是谁呢?是孙维世^①。孙维世给我出了小品,说你妈妈来了,你就很激动地跑到窗户那儿去,大声地喊妈妈。那时候不懂什么小品,就是一个直接的反应。另外还给她耍了一套双匕首,因为我平时练武术,闪转腾挪,翻跟头,什么都在里头。她看完之后跟我说,你的基本功比他们舞蹈队的基本功都好。后来我就留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了。

^① 孙维世(1921—1968),孙炳文女儿,周恩来养女,新中国戏剧奠基人、新中国三大导演之一。

采访人：那时你高中毕业了？

娄际成：高中毕业了。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，每个人可以填三个志愿，反正我有一项志愿是戏剧，结果一发榜，分配我去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（上海戏剧学院前身）。当时的中央戏剧学院还没招本科生，都是文工团在那儿进修、学习。我当时还犹豫，我说怎么到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了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又留我，怎么办呢？我又找了孙维世，孙维世说了一句话，我印象很深，她说你喜欢干这行，你就要从头学起。这么着我就到了上海。

采访人：您第一次上台的经历您能谈谈吗？

娄际成：虽然我在业余话剧队上过舞台，但是进了学校之后，一当众表演我就紧张了。紧张到什么程度？我口水都没有了，是干的，舌头都拉不开了。第一次上台演的这个片段叫《春风吹到诺敏河》，是写合作化的一个戏，让我演支部书记。服装是干部服，戴一个圆顶的帽子，一个干部的形象，这是入学后第一次上舞台，在四川路横浜桥老剧专四楼的一个小剧场，那是第一次。

采访人：那时候您几岁？18、19岁？

娄际成：19岁。演一个中年人，脸上化点皱纹。田稼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声音好台词好，但是表演紧张。我们班在学校里本来被评为不可救药了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生源很杂，有的适合当演员，有的不适合当演员，教的老师也很杂，有从美国留学回来的，有的是上海剧专的老师，有的是从山东大学合并过来的，也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。一年级第一学期教表演基本训练，第二学期还是表演基本训练。到了二年级说表演训练还没有合格，还要再做基本训练。基本训练就是练注意力集中、想象、感觉，还有判断，就是一个元素一个元素地教。结果弄得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演戏了，一会儿这个不对，一会儿那个不对，这样弄下来所有人都说这个班不行。到了快上三年级了，朱端钧先生说他来带这个班，他要挽救这个班。他给我们排了一个片段，是《龙须

沟》的第一幕,这个片段排完了之后一演,整个班的面貌大为改观,朱先生把我们这个班挽救了,学校对我们刮目相看了。所以我们对朱端钧先生的印象很深,是他挽救了我们这个班,不是我们这批人没有才能,而是当时教学方法比较乱,有天性的东西也表现不出来。第二个戏是《心防》,到了三年级发展成大戏,这个戏是朱端钧先生建议排的,是夏衍的作品。作品写抗日战争时期在租界里的一批文艺工作者要建立心理的防线,组织和动员爱国志士和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这么一个戏,这个戏后来公演了。我记得有一天演完之后朱先生到后台来,脸上带着一点微笑,走到我面前说,你今天演得很好。就这么一句话,天啊,我就好像得了一个大奖似的,因为他讲话非常精辟,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,所以他讲话是很有分量的,别人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我。但是我好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好在什么地方。后来慢慢懂了,就是放松了,进入规定情景了,忘了自己在演戏了,感情出来了,但是当时不知道。在三年级的时候还有一件事,苏联专家列普科夫斯卡娅来了,她既是列宁格勒(今圣彼得堡)戏剧学院的教授又是导演,她是来执教师资进修班的。但实际上她的工作不仅仅是执教师资进修班,各个班级的课她都去看,大家也都希望给她看,让她指导。只要她上课,我们没有课的都会去听,当时上海的文艺团体的人也都来旁听。真正的斯坦尼体系来了,亲自讲授这个体系和最新的教学方法,所以大家都来听她的课。我回想我在学校最大的收获就是有这两位好老师,一个是朱端钧先生,一个是列普科夫斯卡娅。她讲课总是谈“行动”,当时翻译叫动作。我们开始很模糊,什么叫动作?后来慢慢地悟到,觉得动作很重要,好像是这个体系的核心,但我当时对此只是一种模糊的概念。

我们的毕业剧目《一路平安》是列普科夫斯卡娅推荐的剧本,写的是一批毕业生即将走入社会,是一群青年人的戏,非常适合毕业生演,这个戏给我们班争了很大的荣光。为了排这个戏,我们完全按照她的方法,先做小品,做完小品给她看。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小品,是讲

我和女友去旅游，当时搭了一个三角形的积木，我从上头滑下来，两个人玩得很开心。这个小品演完了之后，苏联专家高兴得不得了，说你现在尝到表演的甜头了吧？给你5分！这是我在苏联专家手里得的5分的表演！我坐在那儿心里很不平静，她说你们看，他现在的心里还在激动着。这是我印象最深的。



在《一路平安》中饰阿尔卡基

《一路平安》公演时，文艺界的人都来看了，因为是苏联专家建议的剧本，又亲自进行过指导，还是朱端钧先生排的，当时挺轰动的。

采访人：后来您留校了？

姜际成：毕业之后留校当老师，为此我还闹情绪。对于表演，我好像从三年级才开始明白一些，因为是苏联专家教的，朱先生指导的，我才感觉到心里有点数，但是还没有演戏的经验，你让我去教书，我教什么呀？我自己心里都觉得是空的，自己没经验就给人指导，那不是误人子弟吗？我去找朱先生，我说我不愿当老师，我还是先演戏，等演戏有经验了，自己对表演搞懂了我再来教学生，这样我觉得心里也踏实。我还有一个情绪，就是看到同学们都分到各地去当演员了，留在上海的就我和魏淑娴，还有张应湘，另有两个分配到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的。朱先生跟我说领导会考虑的，让我要安心工作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已经有建立实验话剧团的设想了。

采访人：您可以介绍一下朱端钧先生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的吗？

姜际成：朱先生的想法我估计是跟熊佛西院长一起商量的，熊佛西先生当时是市人大的委员，每次开会的时候都有提案，就是要建立实验话剧团，这是我后来知道的。我留校之后一边教书，还一边进修，在

师资进修班的时候消息来了,要成立实验话剧团了。那时候57届已经毕业了,也留了几个人,因此开了一次会,告诉我们成立实验话剧团,我们是第一批。听说在此之前上海剧专也建立过一个剧团,后来解散了。这个提案当中有这么一个说法,理工学校有实验室,我们戏剧学院的实验室就是实验剧团。老师带着课题去演戏,演戏回来教学生,这样不但有理论上的探讨,还有表演实践,这是他的一个设想。筹建过程中我们第一步做的是什么呢?除了自己演一些片段,然后就是深入生活,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。那个时候带队的是伍黎同志,伍黎同志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是一个喜剧性的人物,他个子很矮、很小,但是非常热情,语言非常犀利,在戏剧学院的舞台上他一个人讲话,就像现在的清口似的,全场大笑,我们都叫他伍黎大哥。

后来真正建立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是在1959年。1957年筹建,1958年实际上已经演出了。熊佛西先生给我们排的第一个戏是老舍的《全家福》,第二个戏《大雷雨》也是熊先生排的。《大雷雨》这个戏非常轰动,当时演出的剧场是延安路陕西路口的儿童剧场,那时演员也要装台的,所以我们很早去了,看到剧场门口排了好长的队。然后我问门口传达室的人他们排队干什么,他告诉我,这些人是排队买票的。我还没明白,我说买什么票?他说就是买你们演的《大雷雨》的票呀。我心里感觉到非常新奇,我们《大雷雨》演出有这么多人排队买票,还是通宵排队呀?我激动得不得了,马上告诉我们团里的演员,我说我们的《大雷雨》有好多人排队买票,都排到延安路拐弯过去了。当时印象非常深刻,观众是冲这个戏,50年代这批观众都是很有文学修养的,他们知道《大雷雨》,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的《大雷雨》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,是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。他们不是冲演员,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,也没有名气,他们是冲这个剧本来的。

采访人: 最早的实验剧团有哪些演员?

娄际成: 施锡来、魏薇、吴娱、魏淑娴、王复民、陈祖烈、王公序、张

希真、王永序、郑毓芝、陈茂林、张鸿鑫，后来王永序做了我们支部书记，大概就是这批人。

采访人：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剧目有《大雷雨》《战斗的青春》《桃花扇》《年青的一代》，你在这些戏当中都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，而且有的角色有很大的突破，可以谈谈吗？

娄际成：开始的时候不是由我演《战斗的青春》里的李铁，因为李铁是非常憨厚的、比较粗犷的这么一个形象，筹备这个戏的时候是打算让杨在葆演李铁的。后来要改剧本，朱端钧先生就提出让我演李铁，他可能比较相信我的创作能力吧，从《心防》到《一路平安》再到《大雷雨》，反正他大概看好我。我把《战斗的青春》这部小说不知看了多少遍，因为李大江跟李铁两个人物合并成一个人物了，我把这两个人的性格特点在本子上记下来，想象他会是怎么样一个人，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怎么创造人物鲜明的性格。还有一点，当时表演的指导思想就是你只要体验了，你就能够表达出来，就相信这个，我就自己在那儿体验。但是实践告诉我，有时你的体验传达不到观众那儿去，所以我就产生了要寻找体现手段的想法，这个李铁就是我寻找体现手段的一个尝试。怎么展示李铁的性格，他的刚强、憨厚、执着、勇猛，我怎么表现？这个表现手段到现在人们看了都是不会忘的。比方一出场我就想怎么能够体现这个人的火性，焦晃演区委书记胡文玉，是主张隐蔽、撤退的，李铁主张冲上去阻击日军，让县大队撤离，但是我们的力量非常小，这样会有重大的牺牲，为此这两个人就发生了争执，谁也不服谁。一开场我就哗地冲出来，一边说着一边就把腰带缠在腰里，枪背上，准备要召集自己的部队采取行动了。冲出门来之后，这时候我就寻找表现手段了，我利用这个一丈长、枣红色的腰带，缠腰之前一甩，哗一下，然后再缠腰，最后背枪走。这个出场甩腰带的动作一下子就把人物性格带出来了，在生活的基础上加以艺术的夸张。最后开打的时候我从两米高的平台上翻跟头下来，我从小练武嘛，所以我敢在